



制图：王伟伟

9月12日。凌晨4时36分的河北燕郊街头,初秋的风已有了些许寒意,天光还藏在青色之中。

此时,河北邢台人孙景胡已经早早坐在学院大街和迎宾路的马路牙子上——“趴活儿”。

一

西北靠着文化大厦,西南对着燕郊公园,东南对面是三河市第六小学,东北紧挨小张各庄——数万人租住在这个城中村里,这个十字路口是燕郊最大的马路劳务市场。每天有数千工人在这里趴活儿,人最多时可达5000人~6000人。

孙景胡脚下放着一个灰色袋子,袋子里头装着锤子、瓦刀等工具。他是一名瓦工,一个月前,忙完家里的农活,来到这里,乘农闲打点短工。

在这个劳务市场聚集的,以东北和河北的农民工居多,大部分人都住在旁边的小张各庄。

孙景胡属于拥有技能的大工,一天的工资在200元到300元之间。这样的大工还有砖工、木工、钢筋工等。而像黑龙江人陈建挺这样的小工,没有什么技能,只能靠卖体力来获得报酬,在建筑工地上干扛沙袋、送砂浆之类的活儿,一天的工资只有130元左右。

“早上4点就来了。必须早来,活儿才好找。老板一来,拉着就走了。不然工人一多,呼呼地围上来,就挤不上去了。”今年5月份,陈建挺刚从黑龙江来到燕郊这个劳务市场时,经历过一连6天找不到活儿。

“人多,活少,工资还低。”陈建挺显得颇为无奈,“但是在东北现在活更少,工价更低。”不到5时,街头上已聚集了10来位工人。卖豆浆、肉夹馍和矿泉水的小摊贩也瞄准了早餐的商机陆续继续出摊。70岁的杨宇坐在广告牌下,皱纹爬满他的面庞,他想着为闺女分担点。在口袋里摸索了会儿,他点燃手上的旱烟,“一天就100元,不管吃不喝。我也就瞎碰了,没个底儿。”

二

凌晨5时。天已微亮。街头的工人已经过百。62岁的苗新春,从2006年就在这个劳务市场讨生活。他眼见了这里的变迁。

“最开始,市场还在小张各庄里头,那时趴活的工人只有六七十个,最多的时候也就100多人。”彼时文化大厦还没盖,苗新春还在文化大厦建造过程中当过瓦工。

后来,越来越多的人租住在村庄里,劳务市场上的人越来越多,地点也从狭窄的胡同



北京天安门往东36公里的河北三河市燕郊经济技术开发区,文化大厦附近的马路劳务市场是这些短工们趴活儿的聚集地,每天早上都有数千农民工在这里等活儿。

他们之中除了有三四十岁的壮劳力,还有不少60多岁的人。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不断往外迁移,现在迁到了十字路口处,每天数千人在这里等活。

每天4时半到6时半,远至北京门头沟、北京延庆,近至河北三河、北京顺义、北京平谷的工地、小企业都会来到这里招工,“这儿人多,大工、小工,干什么的都有。”

来这里的工人大多在40岁以上,从穿着打扮来看,更多是农民工。其中不乏年龄较大的。6位大约五六十岁、头发已发白的农民工,坐在一辆敞篷三轮车上,他们那或灰、或黑、或褐色的外衣上,无一例外地沾满尘土,其中一人的裤角半卷着,露出半截古铜色的皮肤。

来自安徽的王杰(化名)2008年时还在北京通州的一个劳务市场上找活干。后来城管不断撵人,“撵啊撵啊,我就被撵到这儿来了。而且老乡也都在这儿。”相比北京,河北燕郊的租房费用和日常消费都要低很多。

在这个劳务市场上找活儿的农民工找的大都是短工,“长工没人干”。

苗新春说,短工灵活,很多人都是农闲出来打点工,碰到农忙或者家里有事,还得回去。许多人都说,现在老板拖欠工资的现象太过普遍,“短工的工资都是当天现金结算,这样心理踏实。不给工资,顶多白干了一天,第二天不去就是了。”

苗新春说话间,一辆小轿车在路口停住。“清料的活儿谁干?”车里一个中年男子刚喊了一声,乌压压地数十人围了上去,有人直接打开车门,一屁股坐了上去,更多的人堵在车门口想要往里坐。

三

清晨6时09分。初秋的阳光打在杨宇脸上时,他正抽着旱烟。一位包工头来招工地上清理垃圾的小工。杨宇站了起来,坐着一辆面包车走了。同走的还有10来个农民工。他们将被拉到北京

顺义的一个工地上,在早晨7时开始干活,在中间休息一个小时候,一直干到晚上6时,然后面包车会载着杨宇们回到这个地方。

在“燕郊网城”上,时常有河北三河市第六小学学生家长反映,劳务市场人员混杂拥挤严重威胁到孩子的人身安全。

更多燕郊当地的居民则抱怨,劳务市场严重地影响了学院街路段的交通,雇主直接占道停车与务工人员商谈,导致堵车天天发生。

事实上,在2015年3月9日,当地政府部门就在距离此路口3公里处的神威北大街开放了“燕郊高新区劳务市场”。

为了引导农民工群体迁到新的劳务市场上。3月2日,燕郊高新区管委会还发布了一则《关于集中开展三河市第六小学门前劳务早市清理整治专项行动的公告》,公告中指出,该片区区域已被划定为“非法用工管制区”,严禁建筑工地人员前往“管制区”进行非法用

工洽谈。严厉打击用人单位和雇主进入“管制区”私招乱雇佣工行为。

据苗新春所说,前段时间,城管和交警经常到这里来,将农民工装上警车,拉到新的劳务市场去;一些雇主在这里停车,交警就会上前制止,将其劝离。

在街头的一棵树旁挂着一块蓝色方牌,牌子上写着白色的字:非法用工管制区(一公里内严禁劳务交易)。牌子的背面则是:招工务必请到神威北大街劳务市场。

然而,这个马路劳务市场依旧每天“繁荣”,数千记农民工依然每天天未亮就来到这

里。早晨7时,孙景胡依然坐在马路牙子上,“看来今天只能回家歇着了。”



责任编辑:罗娟
新闻热线:(010)84151054
E-mail:grrbghzk@163.com

宁波10名一线职工 获评“甬城英才”

获奖人才可获得10万元~60万元奖励

本报讯(记者李刚殷 通讯员黄云鹏 陈迪)在日前结束的浙江省宁波市人才工作会议上,首批来自科技、文化、教育、卫生、农业等领域的125名“甬城英才”,获得宁波市委、市政府的隆重表彰,其中,维修电工万亚勇、“电工状元”虞成安、织布女工吴芬芳等10名一线工人获得优秀高技能人才奖。一线职工也能登上“英才榜”,此事在全市职工中引起强烈反响。

据悉,为创新完善人才激励机制,激发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去年5月开始,宁波市整合增设了12个面向各类人才的奖项,并统一命名为“甬城英才”奖,表彰对象为宁波市在职或引进受聘两年以上且实际在甬工作时间每年不少于6个月的各类优秀人才。

《工人日报》记者了解到,“甬城英才”奖是宁波人才最高荣誉奖,目前,该市共设立宁波市杰出人才奖、科技创新特别奖、有突出贡献专家奖、卓越企业家奖、文化名家奖、教育名师奖、卫生名医奖、优秀高技能人才奖等12个奖项。获奖人才可获得10万元~60万元奖励。

万亚勇是获奖者之一。他是位于慈溪匡堰镇的宁波中大力德传动设备有限公司的维修电工。20年前,他从江西鄱阳县一个偏僻小山村来到慈溪,他不断钻研技术,自学成才,成长为技术过硬的技术工人。他带队创造发明了电机测试仪、齿轮去毛刺机、磨床机械手等多项技术创新成果,为企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来了,就不想走;做了,就想做好。”织布女工吴芬芳在岗位上已经整整30年。织布厂,最怕布织坏了。以前,很难找到原因,明明知道布织坏了,也没办法。30年,练就出吴芬芳的一双“火眼”:布料跳纱,一般一下就能找到是哪个线团上有小棉球。这些年,凭着这双“慧眼”,她为公司挽回不少损失。

同样在岗位上成就不凡业绩的还有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油港轮驳分公司电工虞成安。27年来,由他和他的团队完成的船舶电器自修项目达7000多起,解决各类船舶电器“顽症”上千起。他设计、改装的船舶电气设备超过100项,为企业节约资金500多万元。

“在宁波,只要你肯吃苦肯钻研,不管做什么,不管你来自哪里,你的付出不会白费,你的成绩一定会得到社会认可。”采访中,多位获奖的一线工人表达了对宁波成才环境的满意。

乌市职工学校启动秋季培训

本报讯(记者李元程)“在市场调研基础上,我们将开办16个免费职业技能培训班。希望能为失业人员、困难职工送去一技之长,帮助他们圆就业、创业之梦。”9月8日,乌鲁木齐市职工学校校长李雪梅介绍说。

今年秋季,乌鲁木齐市总工会依托乌鲁木齐市职工学校对企业新录用工、失业人员、困难职工和外来流动人口进行免费技能培训。据了解,这次的培训内容也是历年最多的一年,有喷漆工、汽车美容、育婴师、茶艺师、中式烹调(面点)、工艺编结、家政服务、家畜饲养等16个班。主要培训对象为企业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新录用工;在市、区(县)在册的困难职工及其子女;持有《就业失业登记证》人员、公益性岗位人员、外来流动人口、未就业大中专毕业生、退役士兵、残疾人和零就业家庭成员等。

培训形式主要采取半日制、业余制。培训结束后,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为考核合格的学员颁发职业资格证书。符合报名条件的学费均予以免收。

石嘴山举办劳动保护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马学礼 通讯员柳旭然)9月7日,宁夏石嘴山市总工会、人社局、安监局联合举办了工伤预防暨劳动保护培训班,来自该市的240余名职工参加培训。

培训班邀请专家和业务骨干分别对《职业病防治法》、《工会劳动保护》、《工伤保险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围绕《职业病防治法》出台的背景及适用、工会劳动保护工作涵盖的内容和如何开展工作,工伤事故认定处理等理论和业务实操进行了详细的讲解,还对部分学员提出的疑难问题进行了探讨交流。



在街边市场3公里外,就有一家政府建设且运营规范的劳务市场,而求职者依旧情愿挤马路——

正规劳务市场何以少人光顾

- “我就想找个我会做的活儿,要求高的,我哪儿会啊”
- “那个市场走过去要半个小时,大早上的,谁愿意跑”

头说。这些小工地和小企业的活儿大多缺乏连续性,它们更习惯在活儿来的时候,到农民工聚集的地方拉一车人,下车就可以干活活活后结算,然后送走。

不仅如此,农民工也多习惯日薪制工作方式,不仅仅是因为日薪制更加灵活、自由,符合农民工流动性强的特征,还源于农民工对打长工能否及时拿薪酬的不信任。

在受访的农民工中,大多数都曾有过被拖欠工资的经历。“我去年在天津做长工,工地不给我们结账,欠了好几个月的工钱,到现在也没给。”孙景胡说,“还是工资当日结心里比较踏实。”

除此之外,正式劳务市场提供的工作岗位数量相对较少而且工作待遇较低。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在海报上,农民工能够胜任的工作岗位不超过200个,而单单租住在小张各庄里的农民工,粗略估计也有上万人。

图为燕郊经济技术开发区,在距文化大厦3公里之外的神威大街新建了一个劳务市场,但因各种原因,一些雇主和农民工几乎很少前往,几百平方米的大厅,经常空空荡荡。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 本报记者 周有强

每天的早上4时到8时,这个号称京东最大的马路劳务市场人群拥挤。

然而,距离该劳务市场仅3公里,地处神威北大街与拥军路交叉口(原科迪药业厂区)的一个正规劳务市场——燕郊高新区劳务市场却门可罗雀。

这个劳务市场由河北三河市政府安排专项资金建设,从2015年3月9日开始正式投入使用,主要是为零散用工交易提供场地。

12日早上9时半,记者在燕郊高新区劳务市场内看到,整个劳务市场室内大约有两个足球场大小。场地被划分为水暖电工区、木工区和家政服务工区3个大区,大区墙上挂着不同企业的用工招聘公告。场地明亮宽敞,而且干净舒适,还有专门人员为求职者服务,相比露天劳务市场,条件要好许多。

然而,整个场地除了坐在中间的1名保安,只有4名20多岁的年轻人在公告前驻足。据保安介绍,在该日凌晨6时多,有大约100来人前来找工作,四五个包工头过来招工。燕郊高新区劳务市场的相关工作人员则告诉记者,“每周四有专门的招聘会,人会多一些。但是总体而言,这里人都不多。”

一边是由农民工自发形成、没有座位和场所,也缺乏服务的露天劳务市场;另一边则

是由政府主办、政策支持、有就业服务的正规劳务市场。为何农民工却依旧选择留在马路劳务市场,而不愿前往正规的劳务市场呢?

找不到活儿因为干不了

早晨在马路劳务市场趴活的时逸飞说,“正规劳务市场刚开放的时候,我就去过。但是找不着活啊。”

时逸飞的话得到在场其他农民工的普遍赞同,那么,为什么在专门针对零散用工的正规劳务市场内,农民工却找不到活呢?

记者调查发现,正式劳务市场在技能、用工方式、岗位数量和薪资待遇的供给上,与聚集在附近的农民工的求工需求存在错位。

在劳务市场墙上记者看到,来这里招人的大多是正规企业,招用的工人也大都有一定技能水平和文化程度。譬如一家电子产品制造企业在招聘公告上写明:数控编程2名,机械质检员2名;而一张注明“超凡之星”的海报上则写到,要招聘执行校长、课程顾问、市场招生专员等。

“干不了。我就想找个我会做的活儿。要求高的,我哪儿会啊?”在海报下浏览的徐方(化名)告诉记者。

而雇用农民工的多是一些小工地和小企业,他们大多没有达到相应的资质要求。“我们都是承包别的公司的活,不是正规的施工队伍,正规市场会让我们进去吗?”一位包工